

及物性量表视角下《了不起的盖茨比》 开篇的前景与背景分析

李瑕飞

云南民族大学外国语与南亚东南亚学院, 云南 昆明

收稿日期: 2026年5月29日; 录用日期: 2026年7月3日; 发布日期: 2026年7月15日

摘要

本研究应用Hopper & Thompson (1980)的及物性量表, 对菲茨杰拉德小说《了不起的盖茨比》开篇第一章前四段(共32个小句)进行了前景与背景的分析。研究的核心假设是, 高及物性小句倾向于构成叙事前景, 而低及物性小句倾向于构成背景。通过对10个语法-语义参数的逐句标注和量化分析, 研究发现语料中低及物性小句占绝对主导(81.25%), 而高及物性小句仅占18.75%。研究认为, 这一分布特征将叙述者尼克·卡拉威塑造为一个反思性的、非行动性的认知主体。高及物性小句构成的“前景锚点”稀疏地分布在背景信息中, 打破了传统的线性叙事链, 从而揭示了现代主义叙述中一种特定的前景-背景配置模式。研究尝试证明及物性量表在文学语篇分析中的有效性, 并试图为功能文体学提供一个可复制的操作案例。

关键词

及物性量表, 前景与背景, 《了不起的盖茨比》, 系统功能语言学, 叙述视角

Foregrounding and Backgrounding in the Opening of *The Great Gatsby*: An Analysi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the Transitivity Scale

Xiafei Li

School of Foreign Languages and South Asian and Southeast Asian Studies, Yunnan Minzu University,
Kunming Yunnan

Received: May 29, 2026; accepted: July 3, 2026; published: July 15, 2026

Abstract

This thesis applies the transitivity scale proposed by Hopper & Thompson (1980) to analyze

foregrounding and backgrounding in the opening four paragraphs of Chapter One of *The Great Gatsby* (32 clauses in total) by F. Scott Fitzgerald. The central hypothesis is that high-transitivity clauses tend to constitute narrative foregrounding, while low-transitivity clauses tend to constitute backgrounding. Through clause-by-clause annotation and quantitative analysis of ten grammatico-semantic parameters, the study finds that low-transitivity clauses are overwhelmingly dominant in the corpus, accounting for 81.25%, while high-transitivity clauses comprise only 18.75%. The study argues that this distributional pattern construes the narrator Nick Carraway as a reflective, non-agentive cognitive Subject. The “foregrounding anchors” constituted by high-transitivity clauses are sparsely distributed within backgrounded information, disrupting the conventional linear narrative chain and thereby revealing a specific foregrounding-backgrounding configuration pattern characteristic of modernist narration. The study tries to affirm the analytical validity of the transitivity scale in literary discourse analysis and offer a replicable procedural model for functional stylistics.

Keywords

Transitivity Scale, Foregrounding & Backgrounding, *The Great Gatsby*, Systemic Functional Linguistics, Narrative Perspective

Copyright © 2026 by author(s) and Hans Publishers Inc.

This work is licensed under the Creative Commons Attribution International License (CC BY 4.0).

<http://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4.0/>



Open Access

1. 引言

F. S.菲茨杰拉德的《了不起的盖茨比》被公认为美国现代主义小说的典范之作。叙述者尼克·卡拉威以其独特的反思性、自省性叙述声音，成为长期以来叙事学与文学批评研究的经典对象[1]。然而，现有研究多集中于主题阐释(如美国梦的幻灭)或宏观叙事结构层面，从系统功能语言学角度对其叙述语法进行精细化、可量化考察的成果仍较为有限。

Hopper & Thompson (1980)提出的及物性量表从句法和语篇界面出发，将及物性重新定义为影响小句前景-背景地位的连续统，为语篇信息结构的分析提供了可操作的工具[2]。本文旨在应用该量表，对《了不起的盖茨比》开篇前四段进行系统的及物性量表标注与量化分析，考察其前景-背景分布模式如何在语法层面建构叙述者的认知主体位置，并探讨这一语言学发现与既有文学批评阐释之间的对话关系。

2. 文献综述

前景化(foregrounding)理论源自布拉格学派，穆卡洛夫斯基(Mukařovský)于1932年将其系统化为对语言常规的“突出偏离”(foregrounded deviation)。姚乃菁[3]认为该理论的核心在于：具有审美功能的语言成分在标准化语言的背景映衬下得以凸显。李福庆[4]与贡如云[5]将其引入文学语篇分析，指出前景化是文学性与创造性的语法体现，为动态文本解读提供了可参照的框架。张文明[6]进一步引入认知语境变量，论证前景化解读须以读者共享的认知背景为基础。李金妹、邹智勇[7]则从认知诗学视角指出，图形/背景(figure/ground)的认知组织原则是语言前景化的心理动因，二者同根同源。

与前景化相对的背景化(backgrounding)，在句法层面体现为信息的降级包装。方梅[8]指出，背景信息倾向于以低范畴等级的句法形式(如从属小句)呈现；陈满华[9]进一步发现，背景化可触发主语零形化等连锁句法后果；江洪波[10]则证实隐喻与背景化的双重机制可协同推动语篇整合，使信息层级更为清晰。

在系统功能语言学框架内，及物性系统为文学语篇分析提供了客观的描写工具。王梦岚、郜丽娜[11]

运用及物性分析揭示了《品彻·马丁》中人物主题潜势的语法化方式；孙庆梅[12]通过对海明威短篇小说的分析，论证了及物性系统在文体分析中的操作可行性。Halliday [13]的研究表明，及物性沿从物质过程到关系/存在过程的轴线呈梯度分布，构成一条连续统(continuum)，为量化语篇的事件性与动态性程度提供了系统框架。

然而，现有研究存在一个明显的理论空白：前景化研究多聚焦于词汇与句法层面的“偏离”现象，及物性分析则侧重于揭示主题意义与参与者关系，鲜有研究将及物性量表作为识别和量化前景-背景分布的操作化工具。事实上，二者在理论上具有高度的兼容性：高及物性配置(以物质过程为原型)往往对应叙事的核心事件链，构成前景；低及物性配置(以关系、心理、存在过程为主)则多表达状态、背景与评价信息，构成背景。将及物性量表作为前景-背景分析的操作界面，既可为信息突显的识别提供可验证的语法标准，也可为前景化研究中常规难以界定的方法论困境提供可行的出路。基于此，本研究拟以物性量表为核心框架，对《了不起的盖茨比》开篇进行前景-背景分析，探索文学语篇中语法配置与信息突显机制之间的系统关联。

3. 理论框架

3.1. 前景与背景

Dooley & Levinsohn [14] (2001: 12)从语篇功能角度将前景定义为“扩展心智表征基本框架”的信息，即推动叙事主线向前发展的核心内容；背景则“填充或巩固心智表征的某一区域，而不增加主要的新结构”，即为叙事提供支撑性的环境、状态或评价信息。Grimes [15] (1975: pp. 35-36)进一步列举了六类典型背景信息：人物定向、场景设置、事件解释、叙事评价、非现实条件及重复性事件，构成了识别背景信息的操作性分类标准。

在叙事语篇中，前景通常对应按时间顺序推进的动态事件链，语法上倾向于以完结体、动作性过程表现；背景则涵盖人物特征描写、环境铺垫、叙述者评价等非事件成分，语法上倾向于以非完结体、状态性过程呈现。这一前景-背景的语篇功能分工，正是及物性量表得以作为操作工具的理论基础。

3.2. 及物性量表

Hopper & Thompson [2] (1980: p. 252)提出的及物性量表由十个语法-语义参数构成(见表 1)，形成一个从高及物性到低及物性的梯度连续统。其核心论点是：及物性并非二元对立的语法范畴，而是一个多参数共同决定的连续统，与叙事语篇中的前景-背景分布存在系统性的概率关联——高及物性小句倾向于承担前景功能，低及物性小句倾向于承担背景功能。

Table 1. Clause transitivity scale (Hopper & Thompson, 1980: p. 252)

表 1. 小句及物性量表(Hopper & Thompson, 1980: p. 252)

参数	高及物性	低及物性
参与者数量 Participants	2 人及以上(A & O)	1 人
动作性 Kinesis	动作	非动作
体 Aspect	完结	未完结
即时性 Punctuality	瞬时	持续
意愿性 Volitionality	有意	无意
肯定性 Affirmation	肯定	否定
情态 Mode	现实	非现实

续表

施事性 Agency	施事能力强	施事能力弱
受事受影响程度 Affectedness of O	完全受影响	部分受影响
受事个体化程度 Individuation of O	高度个体化	非个体化

3.3. 及物性量表参数权重与交互关系

及物性量表看似将十个参数并列呈现，但 Hopper & Thompson 本人在论文中已明确指出，这十个参数并非具有等同权重的独立指标，而是构成一个相互关联的语法 - 语义网络。这一点在操作层面具有重要意义。

首先是参数权重的层级性问题。DeLancey [16] (1987)在对该量表的系统评述中提出参数层级假说，指出“参与者数量”与“意愿性”是决定整体及物性级别的核心参数，其权重显著高于“即时性”等外围参数。其理由是：一个事件是否涉及两个参与者之间的力的传递(force dynamics)，以及施事者是否有意发起该行为，共同决定了该事件在认知上是否构成一个典型的“行动 - 结果”传递图式(action-result transfer schema)——这正是及物性的语义原型。相比之下，“即时性”(瞬时 vs.持续)对及物性级别的影响相对有限，仅作为辅助参数发挥作用。因此，在分析中，当核心参数(参与者数量、意愿性、施事性)取高值而外围参数(如即时性)取低值时，整体及物性判定应倾向于高及物性，而非机械地以高值参数的数量多寡来决定。

其次是参数之间的系统性共现关系。十个参数并非彼此独立，而是存在可预测的协变规律。例如，“体”(完结 vs.未完结)与“受事受影响程度”之间存在强烈的语义关联：完结体(telic aspect)倾向于编码受事被完全影响的情境(如“he broke the window”)，而未完结体(atelic aspect)则往往与受事仅部分受影响或完全不受影响的状态共现(如“she was watching the sunset”)。同样，“动作性”与“参与者数量”之间也存在蕴含关系：非动作性过程(心理、关系、存在过程)在语义上天然倾向于单参与者结构，因为力的传递逻辑上要求物质行动的介入。这些参数间的协变关系意味着，在实际语料中，低及物性小句往往在多个参数上同时取低值，形成一种“低及物性簇”(low-transitivity cluster)；反之，高及物性小句亦倾向于在核心参数上形成“高及物性簇”。这种成簇分布的规律，正是量表能够有效预测前景 - 背景分布的语法基础。

Labov [17] (1972)对口头叙事的研究从另一个角度印证了这一规律。他发现叙事中的“评价语段”(evaluation)——即叙述者对事件的评论、反思与阐释——几乎全部由非完结体、非动作性的小句构成，与及物性量表的“低及物性”端高度吻合。这意味着，低及物性小句在叙事中承担的背景功能，不仅体现在信息结构层面，更体现在叙述者的主观介入与声音构建层面。这一发现对本文的分析具有直接启示：当读者在《了不起的盖茨比》开篇发现大量低及物性小句时，所观察到的，不仅是信息的背景化处理，更是叙述者尼克主观评价声音的语法化呈现。

4. 研究设计

4.1. 研究问题

- 1) 在《了不起的盖茨比》开篇语料中，小句的及物性分布呈现何种整体格局？高及物性小句与低及物性小句各自呈现怎样的量化分布特征，并由此形成何种前景与背景的配置格局？
- 2) 这一前景 - 背景配置格局在语法层面如何作用于小说叙述者声音的建构与叙述时间性的组织？
- 3) 从上述语法 - 叙事关联出发，前景与背景在叙述话语中的实际分工与各自承担的话语角色是怎样的？

4) 上述语言学发现与《了不起的盖茨比》既有文学批评阐释(尤其是叙述者可靠性、现代主义叙事时间性等核心议题)之间存在何种对话关系?

4.2. 研究语料

4.2.1. 语料选取

本文选取的语料为《了不起的盖茨比》第一章开篇前四个自然段[18] (Fitzgerald, 1925/2021)。具体范围从 “In my younger and more vulnerable years my father gave me some advice” 至第四段末尾 “after a certain point I don't care what it's founded on” 。

选取该语料的原因有二：其一，开篇前四段集中呈现了叙述者尼克的核心认知姿态——反思习惯的建立、判断权的保留、自我的定位，以及对父亲忠告的持续性思考，是理解全书叙述视角与叙述者权威的关键入口；其二，该语料长度适中(共 32 个小句)，在及物性分布的统计呈现上具有足够的代表性，同时规模可控，便于进行精细化的逐句参数标注。

4.2.2. 语料标注

标注分为两个层次。
第一层：小句切分。以限定动词为核心，每个包含限定动词的主谓结构切分为一个小句；并列分句各自独立处理；从属小句(状语从句、补语从句、关系从句)独立切分。最终获得 32 个小句，编号 C1 至 C32。
第二层：及物性标注。首先，参照 Halliday [13]的过程类型框架，识别每个小句的过程类型(物质、心理、关系、言语、行为、存在)及参与者角色，作为后续参数判断的语义基础。其次，依照 Hopper & Thompson [2] (1980)的十个参数，逐一判断每个小句在各参数上的取值(高/低)。最后，结合 3.3 节所述的参数权重原则，综合十项参数得出整体及物性倾向：在核心参数(参与者数量、意愿性、施事性)主导下，参数整体偏高者判定为高及物性，整体偏低者判定为低及物性。高及物性小句标记为前景(F)，低及物性小句标记为背景(B)。

根据原文首段内容图 1，语料标注结果示例如下表 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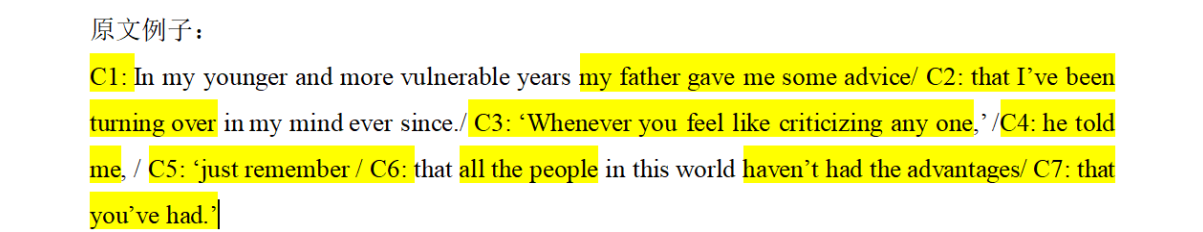


Figure 1. Opening paragraph of *The Great Gatsby* by F. Scott Fitzgerald (2021 edition, p. 3)
图 1. 菲茨杰拉德，《了不起的盖茨比》(2021 年版，第 3 页，)开头段落

Table 2. Corpus annotation sample for foregrounding & backgrounding under clause transitivity scale
表 2. 小句及物性量表及前景 - 背景化判定语料标注示例

小句	参与者数量	动作性	体完结	即时性	意愿性	肯定性	情态现实	施事性	受事完全	受事个体化程度	综合	前景化/背景化 F/B
C1: father gave me advice	3	高	高	高	高	高	高	高	高	高	高	F
C2: I've been turning it over	2	高	低	低	高	高	高	高	中→低	中→低	低	B

续表

C3: you feel like criticizing any one	2	低	低	低	高	高	高	低	低	低	低	B
C4: he told me	2	高	高	高	高	高	高	高	高	高	高	F
C5: remember that... (祈使, 隐含 主语 you)	1	低	低	低	高	高	高	低	低	低	低	B
C6: that all the people in this world haven't had the advantages ...	2	低	低	低	低	低	高	低	低	低	低	B
C7: You 've had advantages	2	高	高	高	高	高	高	高	高	高	高	F

注：小句标粗部分表示为该小句的参与者成分。

4.3. 研究方法

本研究采用定量分析与定性分析相结合的分析路径，具体步骤如下：

定量分析。依据 Hopper & Thompson (1980)的及物性量表，对《了不起的盖茨比》开篇第一章前四段全部 32 个小句进行逐句标注。标注内容为该量表所包含的十个语法－语义参数。基于参数赋值结果，计算各小句的及物性高低值，并据此判定其前景与背景的归属，由此获得语料中高、低及物性小句的分布特征及前景－背景的整体配置格局。

定性分析。在格局分析的基础上，重点考察不同及物性等级小句的过程类型、参与者角色配置与时间归属等关键语法特征，并对代表性小句展开精细的功能分析，以揭示这些语法选择如何实际参与叙述者声音的建构与叙述时间的组织。

最后，综合上述量化结果与质性发现，从话语功能角度归纳该语料中前景与背景各自承担的话语角色及二者的协作分工关系，完成从语法描写到功能解释再到关系提炼的逐层推进。

5. 结果与讨论

经逐句标注与综合判定，32 个小句的及物性分布及前景－背景归属如下表 3：

Table 3. Distribution of transitivity (high/low) & attribution of foregrounding vs. backgrounding
表 3. 及物性高低及前景－背景归属统计

小句	内容概要	及物性	前景/背景
C1	father gave me advice	高	前景
C2	I've been turning it over	低	背景
C3	you feel like criticizing	低	背景
C4	he told me	高	前景
C5	remember that...	低	背景
C6	that all the people in this world haven't had the advantages...	低	背景
C7	You've had advantages	高	前景
C8	He didn't say any more	低	背景
C9	We've been communicative	低	背景
C10	I understood	低	背景
C11	he meant more	高	前景

续表

C12	I'm inclined to reserve judgments	低	背景
C13	habit opened up natures	低	背景
C14	habit made me victim	低	背景
C15	abnormal mind is quick	低	背景
C16	it appears	低	背景
C17	it came about	低	背景
C18	I was accused	低	背景
C19	I was privy	低	背景
C20	confidences were unsought	低	背景
C21	I have feigned	高	前景
C22	I realized	低	背景
C23	revelation was quivering	低	背景
C24	revelations are plagiaristic	低	背景
C25	reserving judgments is matter	低	背景
C26	I am afraid	低	背景
C27	I forget	低	背景
C28	father suggested/I repeat	低	背景
C29	I come to admission	高	前景
C30	it has a limit	低	背景
C31	conduct may be founded	低	背景
C32	I don't care	低	背景

统计结果显示：高及物性小句共 6 例(C1、C4、C7、C11、C21、C29)，占比 18.75%；低及物性小句 26 例，占比 81.25%。前景与高及物性完全对应，背景与低及物性完全对应。以下从三个维度展开讨论。

5.1. 低及物性主导与叙述者认知姿态的语法构建

超过 80%的小句为低及物性，其参数共性清晰：单一参与者(主语多为第一人称 I)、非动作过程(心理或关系过程为主)、未完结体、持续性动词、低施事性。这一“低及物性簇”在参数层面高度一致，将叙述者尼克在语法上建构为经验者(Senser)或载体(Carrier)，而非动态的施事者(Agent)。

按照 Grimes [15] (1975)的背景类型分类，这 26 个低及物性小句几乎涵盖了六类的背景信息：人物关系定向(C9 “we’ve always been unusually communicative in a dignified way”)、叙述者自我设置(C12 “I’m inclined to reserve all judgments”)、习惯性行为解释(C13 “a habit that has opened up many curious natures to me”)、叙事评价(C18 “I was unjustly accused of being a politician”)、非现实条件(C5 “remember that...not everyone has had your advantages”)以及状态描写(C15 “the abnormal mind is quick to detect and attach itself”)。六类背景信息的全面铺陈，表明开篇四段的叙述重心并非事件链的推进，而是叙述者可信度(narratorial authority)的系统建立。

以 C12 “I’m inclined to reserve all judgments” 为典型案例进行深度文体分析。该小句在十项参数上

的配置为：单一参与者(I, 低)、非动作过程(心理倾向动词 *inclined*, 低)、未完结体(低)、持续性(低)、有意(高)、肯定(高)、现实情态(高)、施事能力弱(低)、无受事(低)、受事非个体化(低)。依据 3.3 节的参数权重原则，核心参数——参与者数量(低)、动作性(低)、施事性(低)——均取低值，尽管意愿性与情态取高值，综合判定仍为低及物性，归属背景。

从文体效果看，这一语法配置的意义远不止于信息分类。“be inclined to”并非描述已完成的动作，而是编码一种持续的认知倾向与心理姿态——它是关于“如何行动”的倾向，而非“行动本身”。

“reserve”(保留、克制)本身亦是一个隐含克制与等待的心理动词，而非指向具体客体的物质行为，这进一步强化了这种非行动性：其宾语“all judgments”是高度抽象、非个体化的认知客体，在语法上构成弱受事。这两个词汇的组合，在语义上精准编码了一个刻意保持距离、拒绝急于定论的观察者姿态。这一语法配置与 Booth [1] (1983)的叙事学分析高度呼应：Booth 指出，尼克的叙述权威(rhetorical authority)不是通过行动能力建立的，而是通过其对判断的持续悬置(suspension of judgment)来实现的。及物性分析在此将这一文学批评的洞见落实到了语法层面：正是低及物性的心理过程小句，在句法上“执行”了尼克的道德克制姿态，使其叙述声音在语法结构中已被编码为可信的、超然的反思性权威。

5.2. 前景锚点的稀疏分布与双重时间性的语法实现

六个高及物性前景锚点(C1、C4、C7、C11、C21、C29)以离散的方式点缀于大量背景信息之中，并不构成连续的事件链。这一分布模式从表面上看是对 Hopper & Thompson [2]所描述的典型叙事前景高密度特征的偏离，但从语义内容的深层观察，这六个前景锚点实际上在时间维度上形成了一个双层结构。

在时间归属上，六个前景锚点可分为两组：第一组(C1 “gave”、C4 “told”、C7 “had”、C11 “meant”)使用过去时，编码的是尼克年轻时期(“in my younger and more vulnerable years”)发生的具体事件——父亲的忠告、语言的传递、优越感的拥有、弦外之音的感知；第二组(C21 “I have feigned”、C29 “I come back from the East”)则分别使用现在完成时和一般现在时，指向叙述者当下的行为状态与叙述时刻的存在位置。这两组前景锚点在时间上并不连续，而是分属“被回忆的过去”与“进行叙述的现在”两个不同的时间层面，共同构成了开篇语料所独有的“双重时间性”结构。

连接这两个时间层面的，恰恰是 C12 至 C28 之间长达 17 个小句的低及物性背景地带。这 17 个小句几乎全部是心理过程或关系过程的未完结体小句，编码的是尼克在叙述当下对过去经历的反思、归纳与评价——它们既不属于“过去的故事时间”，也不构成“当下的行动时间”，而是一个超越具体时间点的“反思性中间地带”。正是这一中间地带，在语法上弥合了过去与现在之间的时间裂缝，使叙述在两个时间层面之间的过渡显得自然而流畅。

Mitchell [19] (2012)在分析《盖茨比》的叙述时间结构时指出，尼克的叙述本质上是一种“同步叙述”(simultaneous narration)与追忆叙述的混合体，叙述者同时扮演着“过去事件的经历者”与“当下叙述的构建者”两个角色。及物性量表在此提供了将这一叙事学判断转化为可量化的语法描述的操作路径：高及物性前景锚点的时间两分性(过去 vs. 现在)，与大量低及物性背景小句构成的反思性中间地带，共同在语法层面实现了“双重时间性”的编码。这一语法机制的发现，既为 Mitchell 的叙事学分析提供了语言学层面的实证支撑，也说明功能语言学分析与叙事学批评之间具有互补的阐释潜力。

5.3. 高及物性前景锚点的文体功能：以 C21 为个案

六个前景锚点中，C21 “I have feigned sleep, preoccupation, or a hostile levity”是语义上最为复杂、文学效果最为丰富的一个。

C21 的参数配置如下：双参与者(I 与 sleep/preoccupation/levity, 高)、动作性(feign 为刻意实施的

行为,高)、完结体(现在完成时,编码已实现的行为,高)、即时性(持续性,稍低,但属外围参数)、意愿性(高度有意,高)、肯定(高)、现实情态(高)、施事能力强(高)、受事完全受影响(高)、受事个体化(“sleep, preoccupation, or a hostile levity”具体列举,高)。综合核心参数,整体判定为高及物性,归属前景。

然而,这一高及物性的行动小句在语义上具有内在的悖论性。“feign”(假装)是一个元行为动词(meta-behavioral verb)——它所编码的,是对另一种行为或状态的刻意模拟,而非真实行为的发生。换言之,C21的施事者(I)所实施的“行动”,其目的恰恰是制造一种“不行动”或“不在场”的假象(sleep = 睡着了, preoccupation = 心不在焉, hostile levity = 冷漠的轻浮)。高及物性的语法外壳包裹的,是一个本质上指向低及物性状态的语义内容。这一高及物性行动服务于低及物性状态的悖论结构,在文体层面产生了极具张力的效果:尼克在此处难得地“行动”了,但他行动的目的,是为了逃离他人的倾诉与卷入,以维护其“不评判”的观察者姿态。

这一语法-语义的悖论性,与文学批评界对尼克形象的核心争议直接相关。Booth [1] (1983)将尼克界定为“部分可靠”(partly reliable)的叙述者,其可靠性建立在道德敏感性而非行动透明性之上。C21正是尼克“道德敏感性”最为外显的语法时刻:他以高及物性的施事行为,主动披露了自己的“不诚实”,从而建构了一种矛盾的、却又极具说服力的自我呈现——我是一个会假装的人,但我选择在此对你坦白。这种通过自我暴露来建立信任的修辞策略,正是通过及物性的语法配置在文本结构中得以实现的。

5.4. 与现代主义文学批评的对话

本研究的语言学发现与既有《了不起的盖茨比》文学批评形成了多维度的对话关系,既有互证,亦有补充,并在某些层面构成方法论层面的挑战。

在叙述者可靠性问题上。本研究为 Booth [1] 的经典论断提供了语言学层面的量化证据。Booth (1983)指出,尼克的叙述可靠性是一种“修辞建构”,而非叙事内容本身的自明性质。本文的及物性分析表明,这种修辞建构在语法层面有其系统性的实现机制:81.25%的低及物性比例在结构上将尼克持续编码为经验者与评价者,而非事件的介入者;这种语法上的“非行动性”,正是其叙述声音得以维持超然观察姿态的句法基础。换言之,尼克的“可靠性”并非仅仅来自他说了什么,而是来自他在语法上“不做什么”——低及物性小句的主导,使其叙述在结构层面就已呈现出克制、距离与反思的姿态。

在现代主义叙事的非线性特征问题上。本研究从语法参数层面为既有的叙事学描述提供了微观支撑。现有批评(如 Mitchell [19], 2012)多从结构或主题层面论述《了不起的盖茨比》叙事的碎片化与非线性,但这种判断往往停留在宏观的叙事分析层面。本文则将这一特征落实到小句级别的及物性参数配置:高及物性前景锚点的稀疏分布(仅占 18.75%)意味着事件链的持续断裂,而低及物性背景小句的压倒性主导(81.25%)则意味着叙述主体在事件之间大量插入了反思性的状态描写与评价信息。这种语法层面的“事件稀疏性”,正是现代主义非线性叙事在句法结构上的体现。

方法论上。传统前景化理论(如李福庆[4]所代表的研究路径)将“前景化”等同于语言对常规的“偏离”,即突出的、不寻常的语言成分才是前景。按照这一逻辑,小说开篇大量平铺的低及物性小句在语言层面并不“突出”,似乎不具有前景化的审美价值。然而,本文的分析表明,恰恰是这些“不突出”的背景小句,构成了尼克叙述权威建构的核心语法资源——“背景”本身在小说的修辞策略中承担着主体功能。这提示,在功能文体学的分析框架内,“前景”与“背景”的功能并非总是前者主导后者,在特定的现代主义文学文本中,背景信息的语法主导本身就可能是一种高度意图化的修辞选择,其文学意义不亚于——甚至超过——一个别突出的前景锚点。

6. 结论

本文应用 Hopper & Thompson (1980) 的及物性量表对《了不起的盖茨比》开篇前四段进行了系统分析。主要发现如下:

低及物性小句占 81.25%, 通过低及物性簇的参数配置, 将叙述者尼克语法化为持续性的经验者与评价者, 而非事件的施事者, 从而在句法层面奠定了其反思性叙述声音的语法基础。而高及物性前景锚点仅占 18.75%, 且在时间归属上分属“被回忆的过去”与“进行叙述的现在”两个层面, 与大量低及物性反思性小句共同构成了“双重时间性”的语法实现机制, 为 Mitchell [19] 关于尼克追忆式叙述的叙事学判断提供了语法层面的量化印证。

在此基础上, 对 C12 与 C21 两个关键小句的个案文体分析进一步揭示了及物性配置的文体精微性。低及物性小句的语法配置在文体层面精准实现了叙述者的“判断悬置”姿态; 而 C21 高及物性行动服务于低及物性状态的悖论结构, 则揭示了尼克修辞自我呈现的深层语法逻辑, 与 Booth [1] 的叙事学论断形成了互证。

通过与既有文学批评的对话, 本研究发现, 在《了不起的盖茨比》的修辞策略中, “背景”语言并非信息填充, 而是叙述权威建构的主要语法载体。这一结论对传统前景化研究中“前景即偏离”的方法论预设构成了一定的补充与反思。

本研究展示了如何将及物性量表系统应用于文学开篇语料的分析, 尝试为功能文体学教学与研究提供了一个可复制的操作实例。未来研究可进一步扩大语料范围, 对比不同叙述者类型或不同文体的及物性格局。

参考文献

- [1] Booth, W.C. (1983) *The Rhetoric of Fiction*. 2nd Edition,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https://doi.org/10.7208/chicago/9780226065595.001.0001>
- [2] Hopper, P.J. and Thompson, S.A. (1980) Transitivity in Grammar and Discourse. *Language*, **56**, 251-299.
<https://doi.org/10.2307/413757>
- [3] 姚乃菁. 前景化理论在文学语篇教学中的应用研究[D]: [硕士学位论文]. 济南: 山东师范大学, 2022.
- [4] 李福庆. 前景化理论指导下文学语篇的文体分析——以“*Forrest Gump*”为例[J]. 教学月刊·中学版(外语教学), 2021(Z1): 41-45.
- [5] 贡如云. 语文统编教材文学语篇交际之维透视[J]. 课程·教材·教法, 2020, 40(7): 45-50.
- [6] 张文明. 认知语境与前景化的解读[J]. 淮北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13, 34(1): 161-164.
- [7] 李金妹, 邹智勇. 认知诗学视角下前景化与图形/背景的关系[J]. 黄冈师范学院学报, 2012, 32(5): 55-56+61.
- [8] 方梅. 由背景化触发的两种句法结构——主语零形反指和描写性关系从句[J]. 中国语文, 2008(4): 291-303+383.
- [9] 陈满华. 由背景化触发的非反指零形主语小句[J]. 中国语文, 2010(5): 413-425+479-480.
- [10] 江洪波. “从 XP 出发, (S)VP”的语篇整合效应——来自隐喻、背景化的双重作用[J]. 汉语学习, 2020(5): 41-51.
- [11] 王梦岚, 邵丽娜. 品彻·马丁伪英雄式斗争的及物性分析[J]. 浙江科技学院学报, 2018, 30(2): 125-130.
- [12] 孙庆梅. 《白象似的群山》的系统功能分析[J]. 黑龙江教育学院学报, 2006(1): 79-80.
- [13] Halliday, M.A.K. (1971) Linguistic Function and Literary Style: An Inquiry into the Language of William Golding's *The Inheritors*. In: Chatman, S., *Literary Style: A Symposium*,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330-365.
- [14] Dooley, R.A. and Levinsohn, S.H. (2001) *Analyzing Discourse: A Manual of Basic Concepts*. SIL International.
- [15] Grimes, J.E. (1975) *The Thread of Discourse*. Mouton.
- [16] De Lancey, S. (1987) Transitivity in Grammar and Discourse: A Review Article. *Studies in Language*, **11**, 53-68.
- [17] Labov, W. (1972) *Language in the Inner City: Studies in the Black English Vernacular*. University of Pennsylvania Press.
- [18] Fitzgerald, F.S. (2021) *The Great Gatsby*. Project Gutenberg.
- [19] Mitchell, G. (2012) The Simultaneous Narration of *The Great Gatsby*. *The F. Scott Fitzgerald Review*, **10**, 1-24.